

上岭村的谋杀

A murder in Shangling village

凡一平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013065332

I247.56

328

上岭村的谋杀

A murder in Shangling village

凡一平 著



北航

C1672426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I247.56
328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岭村的谋杀/凡一平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13.7

(中青原创)

ISBN 978-7-5153-1786-1

I. ①上… II. ①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8703 号

责任编辑:侯群雄

封面设计:吕桂洁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57350401 门市部电话:(010)57350370

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80×1230 1/32 8 印张 2 插页 170 千字

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8000 册 定价:24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57350337



北航

C1672426

目 录

第一部 (2010.02——2010.03) 1

第二部 (2008.07——2010.03) 85

第三部 (2011.09——2012.10) 177

第一部

(2010.02——2010.03)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

六

七

八

九

十

十一

十二

1

韦三得吊在村口的榕树上，死了。

上岭村一百几十号人集拢在村口，看着悬吊在榕树枝丫上的韦三得，像是在看戏。很多的人心跳加快、加高，像是神手或鬼手在敲锣和打鼓。

寒风像闻到尿味的狗一样，在这个时候来得飞快、猛烈，扑咬着每一个人的身子。但瑟瑟发抖的却不是那些衣服单薄、破旧的人，而是穿着光鲜、厚实的人。

后者只是占了少数。这少数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外回来过年的干部、工人和收入较高的服务行业的工作者。而那多数人则是扎根和留守在村子里的人，他们看着无疑死定了的韦三得，像是料想到戏剧结局的看客，显然比无知的观众要平静、镇定许多。

人群中冲出两位妇女，一老一少。她们扑向韦三得，去抓韦三得距离地面有六尺的腿。只见高挑的少妇垫脚举手，把一只小腿抓着了。她抓着那只腿，想往上托，但是她的高度和力度显然到了极限，韦三得的身体没有上升。她指望别人的帮助，把韦三得的身体托举上去，减轻绳套对韦三得脖颈的勒索。可现在能指望的，只有她身

边的老妪了。老妪肯定想帮她，但肯定非常难。又矮又有些驼背的老妪必须举跳，才能够触碰到韦三得——第一次举跳，老妪抓到了韦三得一只脚上的鞋。那只鞋随着老妪下降的身体和手脱落了下来。老妪继续举跳，抓住了韦三得的裤管。这回，脱落的是韦三得的裤子。远观的人，只见两条长白的腿，像是两挂灶台上开腊的新肉。两腿根部间有一团疲软而毛茸茸的物件，近看的人，觉得那就像一条羊卵包。远观和近看的人，或瞠目结舌，或赧颜地低头蒙头，或捏脸止笑。

这样难堪的场面，是老妪和少妇没有想到的。她们本想救下韦三得。她们以为他还有救。可从她们的举动和后果来看，却不像是在救人，而是使韦三得出丑和受辱，因为事实是，韦三得的裤子被扒掉了。

这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韦三得活着的时候，给了这两个女人太多的伤心，太多的伤害，尽管这两个女人，一个是他的妈，一个是他的老婆。他对这两个女人犯下的罪，对整个村庄犯下的罪，就是再死十次，也不能赎清。

还是不像污辱人，还是救人。一老一少两个女人仍然急切地想把韦三得的身体往上托举，但她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。韦三得上吊的时候像是算计好了，测量好了，使脚跟离地六尺左右，就是想让他救他的人手够不着，确保一死。两个女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最重要的是她们发现韦三得已经死了，早就死了，没得救了。于是她们只有放弃。韦三得的妈跪倒在地，前倾后翻地哭嚎起来。韦三得的老婆不跪，也不哭，她呆呆地站着，身子有些晃和发抖，像是寒战引起的。这是寒风料峭的早晨。但是她的寒战仿佛不是来自寒风，而是来自围观人们的冷漠。

围观的人群中还是有人看不过眼了，看不下去了。一个老男人上前，又招呼上几个年轻男人。他们解开了栓在榕树干上的绳扣，抓紧绳子一头，再慢慢地松开。吊着的韦三得慢慢地下降，被两个年轻人接住，平放在地上。在平放在地之前，老男人将韦三得被扯落的裤子拉上。末了，老男人看着韦三得干瞪着的眼睛，说三得呀，你一条鸡巴，搞了村里多少女人，也该歇啦。皇帝也不过像你这么快活，别死了还不闭眼，呵，把眼睛闭上。老男人说着手往韦三得的眼部轻轻一抹。或许因为老男人语重心长、德高望重，韦三得瞑目了。

还是这位老男人，在韦三得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。

遗书是这样写的：

我韦三得做恶多端，以死射罪，让大家高兴过年！韦三得

这封带错别字的遗书被许多人传阅，但没有人愿意保留，又放回韦三得的口袋里。人们重新看待着这个良知发现的人，仇恨的目光在他身上渐渐地稀薄、淡化。

一直不哭不跪的韦三得老婆意外看到人们的同情、怜悯，像是瞎子看见光一样，她朝着发光的地方和人们下跪，叩头，边哭边为自己谢恩，替丈夫谢罪——

“我黄月秋谢谢乡亲们了！”自称是黄月秋的女人说，“谢谢你们帮我的忙，帮我收尸。我黄月秋命薄命苦命贱，嫁到上岭村来，做了韦三得的老婆。韦三得是个坏人，坏透顶的人，恶透顶的人，不，他根本不是人，他是畜生，畜生还不如，禽兽还不如。他把村里家家户户给祸害够了，把女人糟蹋够了，然后死卵去了。我晓得，他

死了也不能抵他的罪，他造的孽太多了，九条命也赎不了，千刀万剐他也不能报仇，不能解恨。我命苦命薄命贱是韦三得的老婆，韦三得死了，走了，罪还在，我替他给乡亲们赔罪了！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……现在，人也死了，罪也赔了，再请乡亲们帮我一个忙，把韦三得给埋了。明天就埋，不，今天就埋！要过年了，我不想影响大家过年。早埋早好，好过年。希望乡亲们开开心心、高高兴兴过个好年！”

人们看着黄月秋，听着这个苦命女人深明大义、通情达理的一番话，很受感动。多数人已经找不到继续仇恨韦三得的理由，也没有理由拒绝黄月秋帮忙的请求。还是那个语重心长、德高望重的老男人做主召唤、动员、安排，中青年人领命服从。一干人雷厉风行，各司其职，开始行动为韦三得入殓、进棺、选址、挖坑、择时……

整个村庄都动了起来，也活跃了起来。

最先打破村庄沉闷，让村庄腾动、活跃起来的，是从韦昌英家烧响的一联鞭炮。

韦昌英家的房屋，独立在坡顶上。是上岭村最破烂但也是最高的房子。所谓高，是指房屋所处的地位高，房屋本身其实很低矮。所谓破烂，是相对村庄里的钢筋水泥楼房而言。韦昌英家的房屋仍然是泥瓦房，是祖宗的房子。虽然每一代人都对它进行了修葺和扩建，但都改变不了它是泥瓦房的性质，就像韦昌英在城里做保安也好，做装修工人也好，都改变不了是农民的本质一样。韦昌英也不是没能力起楼房，他出去打工这么些年，应该是攒有一些钱的，起两间哪怕就起一层钢筋水泥砖房，是不成问题的。但韦昌英没有起。为什么不起楼房？这个问题韦昌英六岁的儿子韦文字最明白。他从

三岁的时候就听父亲说，儿子呀，等你七岁的时候，我就接你到城里读书，把你妈妈也接到城里去住，把全家都搬去，住楼房，做非农业人口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的家，就不用起楼房啦。韦昌英往年每次从城里回家，都要对儿子灌输他的理想。儿子今年已经六岁了，距离父亲的理想很近很近了。但今年父亲回来，却不说这件事了。父亲以为不说儿子就忘记了。但是儿子没忘。因为进城读书已经成为了儿子的理想。昨天傍晚的时候，儿子就问韦昌英了，阿爸，我又长了一岁了，六岁了，再长一岁，我就可以去城里读书了，是吗？回家不过才两天的韦昌英一个巴掌扇过去，把儿子的脸扇出掌印来。韦昌英为什么对儿子下那么狠的手？因为韦昌英当时正在窝火、羞恼。窝火、羞恼的原因表面上说，也和这事有关。那是在饭桌边，闷头喝酒的韦昌英突然对老婆苏春葵说，开年以后，我不出去打工了。老婆苏春葵含着还没嚼的一块肉，说为什么？韦昌英说不想去了。苏春葵说为什么不想去？韦昌英说不想去就不去。苏春葵说不想去就不去？你以为你是皇帝呀？你不出去怎么办？一家人就靠你挣钱。韦昌英说我在城里待腻了，烦了，还是觉得农村好，行了吧？有一双好看眼睛的苏春葵不给丈夫好眼色看，说真是没出息，一个大男人，还讲要把孩子接到城里读书，把全家搬到城里去住呢。吹牛不用上税，吹呗。韦昌英斜眼瞟着老婆，说你那么巴望我出去，你那么巴望我不在家，我不在家，对你有什么好？苏春葵一愣，说你什么意思？韦昌英说我不放心你，就这意思。哦，我走了，不在家了，你就放心了，是不是？苏春葵说韦昌英，你讲白点，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韦昌英猛喝了一杯酒，又再喝一杯，他满脸涨红，又指又瞪着苏春葵说，苏春葵，我问你，你到底和韦三得有那个？苏春葵说哪个？韦昌英说就……那个。他还做了个比划，

右手食指钻进左手五指圈成的窟窿里，又抽插了两下。苏春葵说什么这个那个的，我不懂。韦昌英手往腿上一拍，说苏春葵，屁都给人家屁烂了，装什么屁装！你以为我傻卵呀？你到底和韦三得没有有一腿，你讲！苏春葵说没有。韦昌英说没有？苏春葵说没有就是没有。韦昌英说那为什么有人跟我讲有呢？苏春葵把筷子往桌上一扔，声色俱厉，哪个讲的？哪个讲的？韦昌英说哪个讲的你管不着，你就讲有没有吧。苏春葵说我讲没有你不信，我是不是讲有有才信？韦昌英说可以这么讲。苏春葵说好吧，我告诉你。韦昌英，你听着，我和韦三得有没有那个，有没有有一腿，你不要问我，有种你直接问韦三得去！韦昌英说我为什么要去问他，那个野崽！苏春葵说你怕他是不是？韦昌英说我怕他个卵！我怕他？苏春葵说不怕就找他问去呀。这种事情，单一个人讲你就信呀？就像单一个人做也做不来一样。你既然不信我讲的，那你就去问他好了。韦昌英霍地站起来，说你以为我不敢呀？去就去！我这就去！这时候一直在边旁观看的儿子韦文字扯上父亲的裤腿，问了进城读书的问题，于是就有了韦昌英狠狠给儿子的一巴掌。

韦昌英为昨晚打儿子很后悔。

今天，太阳爬上东山三丈高的时候，韦昌英在家门口的晒台上，晒太阳。他躺在躺椅上，叼着烟，翘着二郎腿，还哼着歌。看得出他心情特别的好。更早些的时候，他从坡顶的家下去了一趟，回来后心情就好了。烟雾从他嘴里一圈一圈地放出来，飘向空中。

儿子韦文字也起床了，脸也不洗，拿起陀螺就往外走。刚出门看见父亲，又缩了回去。看来他是被打怕了，怕又挨打。韦昌英还是发现了儿子。愧悔顿时在他心里产生。他召唤儿子。儿子就不出来。韦昌英起身走进家里，看了看怯生生缩在墙角的儿子，道歉讨好的

话到了嘴边，又收了回去。他突然快步往里屋走去。儿子以为父亲一定是进去找鞭子，起脚就往外跑。父亲很快追了出来。韦文字看见父亲手里举着的居然不是鞭子，而是鞭炮。韦昌英举着有二尺长的一联鞭炮，对儿子说：“文字，给，拿去烧！”儿子在台阶下不过来，还是警惕，以为是父亲拿鞭炮做诱饵。直到看见父亲撕开鞭炮的包装，把鞭炮挂在竹竿上，像钓得大鱼一样扯动时，他才相信是真的。欢笑又回到他的脸上。

韦昌英把抽着的烟递给儿子，让儿子的手，替他点燃无比痛快、爽神、难捺的好心情。

鞭炮像双刀剁肉一样，密集脆响、迸溅和细碎。韦昌英抱起顽皮而躲闪的儿子，像是抱起一个百投百中的篮球。他喜不自胜地朝儿子昨天还挨打的脸，亲了一口又一口。

鞭炮的鸣响和硝烟味，很快传到在屋后菜地摘菜的苏春葵耳鼻里。她疾步过坎穿堂，来到屋前的晒台。看见丈夫和儿子在烧炮取乐，这个忧郁的女人更加不快，断喝道：“年三十晚没到烧什么炮？发癲呀？”

韦昌英说：“爱烧就烧。”他索性放下儿子，“文字，去，把箱里所有的鞭炮都拿来，全烧了！”

儿子撒腿往屋里跑去。苏春葵说：“现在就烧，烧完了年三十和初一烧什么？”

“烧完了再去买。”

苏春葵瞪着丈夫，“你钱多呀？”

“没钱也要图个痛快！”

苏春葵说：“你今天发哪门子癲？脑子进虫了还是花肠打绞了？”

韦昌英直勾勾看着似乎还一无所知的妻子，说：“韦三得死了。”

苏春葵一愕。

“上吊死的。”韦昌英补充说。

苏春葵手里的菜掉落在地上。

六岁的儿子这时候抱着一摞鞭炮，像抱着几块红砖一样，沉重地走出来。韦昌英迎过去，拦住儿子，说：“文字，我们不烧了。”儿子说：“为什么不烧？”韦昌英说：“烧完了到年三十晚和初一就没有烧了。”儿子很听话，转身把鞭炮抱回去。刚才还像泥塑一样僵硬的苏春葵突然灵活了，追上去，缴过儿子怀抱的鞭炮，拿到晒台中央。她把所有鞭炮的包装全部撕开，丢在地上，然后伸手跟丈夫要打火机。韦昌英没有给。

苏春葵说：“只允许你图痛快，就不允许我图痛快呀？”

韦昌英说：“你痛快？你的痛快从哪里来？你有什么好痛快的？”

苏春葵大步流星往屋里走去。不一会，她举着一根烧着的柴禾出来了。韦昌英赶忙把地上的鞭炮全部拢起，护着不让苏春葵烧。

苏春葵说：“你让不让烧？”

韦昌英说：“不让。”

苏春葵说：“不让，不让是吧？那我烧房子好了。我烧房子！”苏春葵说完真的举着火把，朝码放柴草的墙面走去。韦昌英扑过去，抱住冲动的苏春葵。“老婆，”他说，“过去的事我们不提了。从今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过年以后，我还是出去打工，挣钱养家。啊？”

苏春葵没有反应。她一动不动，又僵硬得像泥塑一样了。

但是村庄已经不可遏止地活跃了起来。

从韦昌英家烧响的鞭炮，像是催人振奋的号角，把人们的心和

手脚鼓动了起来。多数的家庭鞭炮齐鸣，鸡飞狗跳。春节的欢腾提前来到这个混乱、悲情的村庄。

治保主任黄宝央磨刀霍霍。尖锐的刀在磨刀石上翻来覆去，像一条砧板上挣扎的鱼。黄宝央磨刀的手充满力量，像带电的电缆。他谢顶的头颅，也像电灯明亮。

猪栏里一头二百斤重的猪却在呼呼酣睡，对即将到来的宰杀浑然不觉。按照主人的原计划，腊月二十九才是它的死期。但计划没有变化快。猪今天死定了，比原计划少活五天。

这是腊月二十四的中午。

应邀帮忙的人爽快而来。他们是黄宝央的难兄难弟——韦民全、韦民先、韦茂平、韦茂双。其中韦民全和韦民先是亲兄弟，另一对亲兄弟是韦茂平和韦茂双。现在，是亲非亲的五兄弟会聚一起，合力宰杀一头猪。

黄宝央手拿屠刀，瘸着他被韦三得打断的腿，带领他的兄弟，走向猪栏。他们几乎不说话，却配合得十分的默契。韦民全两兄弟抓猪前腿，韦茂平两兄弟负责后腿。四个人同时出手，将猪抓获，抬出猪栏，按在摆好的长条凳上。早已扎好马步的黄宝央一手钳住猪嘴，一手握紧尖刀。只见他用前端的刀面轻轻地朝猪脖子下方拍了拍，探准喉咙的位置。然后又见刀子一立，黄宝央拿刀的手奋力一捅，刀子飞快地插进猪的喉部，只剩下刀柄露在外面。黄宝央紧接着将刀柄一扭，使刀子在喉咙里转了半圈，再将刀子复位，拔出。

在猪的嚎叫声中，猪献出了自己的鲜血。大量的血喷涌着流到脸盆里，冒着热气，像熔化的铁浆。黄宝央已经放下了刀子，但还在钳住猪的嘴。猪的嘴虽然不能张开，但嚎叫声依然凌厉悦耳，像

雷鸣一样，滚动过村庄的上空，传到村外荒丘上正在挖坑的村民耳里。

不久，挖坑的村民得到了邀请，请他们晚间的时候，到黄宝央家吃饭。邀请的口信让正在挥汗掘地抛土的几个汉子如沐春风，干劲十足。

得到邀请的不仅他们几个。

除了韦三得家和与韦三得家沾亲的人，基本上都得到了黄宝央的邀请。要么请全家，要么请代表。凡是受到邀请的人没有不接受邀请的。传达邀请口信的是黄宝央的大儿子黄康贤。这个三年级的大学生像牛犊一样奔跑，将父亲的邀请完全、准确无误地传达到户，到人。

或许因为帮忙的人多，也或许是因为草率，埋葬韦三得的各项工作，在太阳偏西的时候，都做好了。

一口薄棺被人抬往村外的荒丘。这口棺材本来是韦三得的妈为自己准备的，但现在被儿子占用了。棺材虽薄，但却非常沉重。死前高大壮硕的韦三得，像是往肚子里又灌了一百斤水银，死后还要让抬他的人受罪。抬棺的四个人频频地换肩，喘着大气。如果不是想着按时去赴黄宝央的宴请，这几个人一定会撂下棺材休息，或拖拉着棺材前进。

棺材被艰难地抬到荒丘上，又被放下到坑里。从坑里刨出来的土，又回填到坑里。红黄的土逐渐将棺材掩盖、覆没，最后造成一个斗笠形状的包。恶贯满盈的韦三得从此永远深埋地下，不见天日。饱经凌辱、压迫的人们从此可以翻身解放，扬眉吐气。黑暗的村庄不再黑暗。

韦三得的妈和韦三得的老婆黄月秋没有出现在下葬的现场。这

是人们意料中的事情。韦三得的妈是白发人，白发人是不好送黑发人的。黄月秋不是白发人，可知情的人都知道，在韦三得还活着的时候，她的心早就死了。她跳河两次，喝农药一次，每一次死去活来，都换了一次魂魄。除了老婆的名分，她的肉体 and 心，早就和韦三得毫不相干了。

获得邀请的人，鱼贯来到黄宝央的家里。黄家里外，坐满了八桌人。中午还呼呼酣睡的二百斤重的猪，几乎全部变成了餐桌上的菜肴。春节前的几天，是人们的肠胃最寡和最嘴馋的时候。七八十位得以开荤的客人像饿虎一样扑食。酒肉从他们的嘴里进入，穿肠而过，来到胃里。从每一个油嘴滑舌、红光满面的客人脸上，可以看出对酒肉的满足和对主人的满意。

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一顿突如其来的美宴，完全是因为韦三得的死。韦三得的意外死亡，给了许多人意外的惊喜，尤其是那些肯定或怀疑妻女被韦三得奸淫的男人，那些被韦三得的拳头和棍棒欺凌过的男人，甚至，险些被奸夫淫妇谋杀的男人，他们真的太高兴了。这些男人现在十有八九就聚会在一起，大口地喝酒，大块地吃肉。

但这顿因韦三得的死亡开设的宴会，人们却闭口不提韦三得。大家心照不宣，或顾左右而言他。一切尽在不言中，一切尽在酒中，肉中。

这是宴会上半场人们的状态。

宴会进行到后来，情形就不一样了。因为酒精的刺激，许多人失去了控制，像脱缰的野马，变得莽撞轻狂，口无遮拦。

“你们说，韦三得这……狗卵，都给我们村哪个人戴了绿帽子？”提问的人是蒙杰，上岭村唯一的倒插门女婿。他酒量小，因而酒精最先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。当年他和黄宝年女儿黄美云的亲事，也